

廣註

四部精華

史部
第二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二冊

史記精華

秦始皇本紀議帝號令

項羽本紀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越世家范蠡始末

趙世家程嬰立孫始末
武靈王始末

孔子世家贊

外戚世家序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孟荀列傳

信陵君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屈原列傳

刺客列傳聃政刑軻

李斯列傳諫逐客書

淮陰侯列傳

田儋列傳

李布擊布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廣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諫獵書
論巴蜀檄

游俠列傳

史記精華

秦始皇本紀 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背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註〕

（一）青陽

地名。今之長沙縣是也。

（二）眇眇

細微。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

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劔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

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闔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救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惛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惶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

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欲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却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吏卒過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

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俱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

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拔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

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王斗置之地板劍撞而破之曰唉璧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實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而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入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

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郴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張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皆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

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俘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窮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

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之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

與守城乃并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罽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

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臣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

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從駿馬名騏驎。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騏驎不逝。騏驎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